

爱情的催化剂

肖遥

童话故事里,嫉妒是很多是非的缘起。比如后妈嫉妒白雪公主的美貌,欲杀之而后快。比如《绿野仙踪》里的西方女巫因为嫉妒东方女巫的才貌,变得丧心病狂。比如睡美人长时间的冬眠状态,也是因为出生时,家人宴请的一个护法女巫嫉妒自己的座次不如其它护法女巫,恼羞成怒发出了恶毒的诅咒。

东西方小说里,如果评选嫉妒之王,西方有美狄亚,东方有李莫愁。因为熊熊妒火破坏性极强,大开杀戒到六亲不认,美狄亚几乎成了妒妇的代名词。而李莫愁则做到了几十年如一日地恨一个人,嫉妒给了她力量和才华,她把自己的嫉妒写成诗唱成歌,人未到怨气先至。正应了脱口秀里那句话,“你受的伤害没说出来,那是伤害,说出来,你就成了艺术家。”李莫愁因嫉妒的时间最长、怨念最深,成就了一个经典的怨妇形象。

现代女性会更加理性地看待嫉妒。嫉妒有时不过是情比金坚的试金石。换句话说,嫉妒是爱情最简单直接的魔镜,意乱情迷之际,只要对着镜子问:“镜子镜子,我到底爱不爱他?”嫉妒之镜会反射出你真实的内心。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里,唐晶的男友贺函,竟然喜欢了自己失婚的闺蜜,唐晶第一时间不是嫉妒,而是觉得被双重背叛。那么,从情感角度来说,正是这个“并不嫉妒”识破了一段不怎么爱的情感,因为不嫉妒,唐晶发现自己对贺函,其实没那么爱,他们的感情,也没那么深。所

以,放手的时候,会有气有恨,但也给了自己一个转身的理由,不至于走进一段不爱的婚姻,保全了真实的情感和自我。

很多影视剧里安排男二号出场,只是为了激发男一号的情绪,让男一号在嫉妒里完成情感升温。比如《来自星星的你》里的都教授,他不是凡人,是落入凡间的外星人,这种神仙级别的人物自知不该有七情六欲,因为他的时间维度和凡人差距太大。所以在千颂伊不断试探乃至借酒纠缠的时候,他依然提醒自己不要动心,直到追求千颂伊的男二号准备买下都教授的房子跟千颂伊做隔壁,以便追求千颂伊时,都教授因为嫉妒而拒绝了。可见,纵然是神仙也逃不脱嫉妒的“魔爪”,尤其爱情汹涌而至的时候。

最高级的作品,能够将嫉妒这种负面情感也写得曲径通幽摇曳多姿。《红楼梦》里的黛玉,读者们没少替她感慨“既生瑜何生亮”,若没有宝钗,黛玉是否就不会日夜浸泡在酸楚的泪水中了?鲜有人看出,其实黛玉在和宝钗的较劲里,找到了爱情的真谛“我是为我的心”。宝钗在对黛玉的观察里,也反观出自己的内心:对宝黛之情,她从未有醋意,她心底里对儿女情长兴趣不大,她左右逢源的终极目标是图个现世荣华,“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”。对手之间,有时是相互消耗的,但有时候,也是相互映照甚至相互成全的。黛玉虽然没有得到宝玉的人,但是得到了宝玉的心,宝钗也得其所愿,

得到了贵族太太的身份,至于爱情,本来就不是她想要的。

在现代小说里,人们的情感丰富又复杂,即便是嫉妒,也不是纯粹的负面情感。嫉妒有时候可以是爱情的催化剂。美国作家露西亚·柏林的小说《妈妈》里,可对男友肯的妈妈哭诉:“肯要搬出去住,他说他需要自己的空间。”肯妈给可可支招:“对付那个笨蛋,他怎么对你,你就怎么对他。”首先绝对不要请求他回来,其次给自己送花,附上神秘卡片。然后教他的鹦鹉说“你好呀,乔”。肯妈建议可可多找几个备胎,帅的、殷勤的男人,找不到的话花钱雇,就让他们在家里进进出出,只要肯出现,回来取衣服或看他的鸟,就要保证有不同的男人在家坐着。可可再打电话给肯妈的时候说,肯还没有回来,但是肯妈听出来可可已经不那么痛苦了。终于有一天,轮到肯打电话给他妈妈投诉女友:“妈,你知不知道可有多丢人现眼?我回家拿CD,家里竟然有个混混,一身臭汗躺在我床上!看我的电视,给我的鸟喂食!”他妈妈的反应是:“我能说什么呢?”

肯后来回家了,和可可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后来有一天,妈妈去肯家时,电话响了,可可接起来说话,偶尔哈哈大笑,肯警惕地追问:“谁打来的?”可可嫣然一笑:“哦,不过是健身房里遇见的一位。”

冲走,桥墩也倒塌了。我们重又涉水过河。除了周日,每天四趟。我眼巴巴地盼望着小桥重新搭建起来,然而没有。一天如此,天天如此,一直等到半年之后。

一天夜里,我听父亲跟人说:后天周日,搭桥吧!

周日,我跟在父亲身后,看着他们从河沙里抠出被洪水冲没的石块,费力地一块一块地叠起来,然后再在桥墩上铺上新做的桥梁。如果有哪一块石条没有咬合好,还得重来。

我忽然明白,父亲要在周日架桥,为的是让我有时间看到垒石架桥的艰难,并证明我曾经要把桥梁拴在桥墩上的做法以及“一劳永逸”的想法都是错误的!

在他铺好三道桥的那一刻,我分明看到了明年春天这三道桥将在他们手中再次被拆除。一建一拆、复拆复建,是他们那个时候对待这条河流的最佳方案。貌似聪明的我,其实并不懂父亲的辩证哲学,也不懂顺应自然法则。

有位建筑大师说过:“成功的建筑只有两种归宿,一个是毁灭,一个是保留。毁灭的永远没有了,保留的将成为经典。”父亲反复拆建的那座桥,至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,只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。按照大师的说法,这座桥算不算经典呢?

梅香点点

蒋碧秋

跨过柳溪上窄窄的石板桥,再穿一片茂密的竹林,就能看见我家那座泥墙合围的院落。它与其它农舍相比,并没有什么不同,但因院内两株一红一白的梅花树,却让这里有了别样的风致。

梅花一开,我家的院落就美起来了。红梅狂放不羁地挺立在院门边,它枝干虬曲苍劲,形若游龙,不甘囿于院落的枝桠,高举着朵朵明艳如火的花儿,似乎要将严冬融化。而植根于院角的白梅则幽清恬静,超凡脱俗,晶莹洁白的花朵如玉缀疏条,雪凝枝上。

梅花一开,村里的信件也如花儿般多起来了。不识字的老人们常常进院来请爷爷读信回信。每当有人问起“蒋家的梅花开没开”,爷爷就会以几朵梅花作为回复。远方的游子收到梅花就明白:回家过年的日子到了!

梅开时节,爷爷的挚友柳二爷便来得特别勤了。两个爱梅成痴的老人以树下对弈为乐。一院风动,梅花盈盈飘洒,黑白棋子清冷脆响,而那随风微晃的青布长衫,则让他们有了些许仙风道骨的气韵。每每耳畔响起“宝鼎茶闲烟尚绿,幽窗棋罢指犹凉”的吟诵声时,我便知道柳爷爷兴尽将返,正在拱手告别了。

寒夜淡云下,为梅花大醉几场是两位爷爷的另一种闲情雅趣,于我而言,能给他俩当酒童则是最快乐的事。红泥火炉上温一壶甜柔的梅子酒,三杯两盏下肚后,那些关于梅花的话题便如开了闸门的水坝,从爷爷口中飞瀑而出。他们讲寿阳公主的梅花妆;姜白石的咏梅词;讲林逋以梅为妻;昭君魂归故里化为梅;也讲苏小妹“淡月失梅花”;“江南无所有,聊赠一枝春”……那些脍炙人口的历史典故和文坛佳话皆以梅为载体,与人的情感相通,与信仰共鸣。两位爷爷在心驰神往之际,还会邀梅共饮、诗兴大发。柳爷爷曾即兴吟道:“蹉跎辗转鬓染霜,一杯浊酒胸胆敞。满腔诗情何处寻?梅舞朔风绕竹篱。”爷爷当即唱和:“不屑蜗角争虚名,勿从蝇头取微利。愿做寒梅傲霜姿,征战风雪得胜归。”他们以梅寄情,以梅言志的诗作,虽未流芳百世,但其人生姿态至今铭刻我心。

爷爷卧病在床的那年,罕见的大雪铺天盖地,梅花却愈冷愈坚,开得最艳,仿佛拼尽了全力。爷爷心系梅花,他对奶奶说:“当年娶你时,我亲手将梅树栽下。如今大限已到,别忘了在我坟头扦插两枝梅,我要在那边继续做个守梅人!”

点点梅花、缕缕清香伴随着时光旖旎前行。如今,虽然我已定居异乡,但在我的小花园里,年年怒放的还是从故院老树上接种过来的梅,它们一株红火,一株雪白。每每心绪难安时,我只需静坐树下,便能将红尘的烦扰隔离;只需一抬头,便能望梅如归。

搭桥与拆桥

程为本

我家门前的小河没有名字,只是没日没夜地向远方奔去,既看不出它的苗条,也看不到它的粗壮。我曾不只一次跟它一起走了十几里的山路,想寻找意外的收获,但看到的依然只有弯道、沙滩、堰坝和深潭。偶尔看到的成群结队的小鱼,也瞬间不见了,它们以比我目光更快的速度钻进石缝里或深水里去了。这让我非常失望!

曾追问父亲小河叫什么名字,父亲说没有名字。我不甘心,很想露一手,给小河取个好听的名字。父亲说:好听的名字有啥用?它能变成长江和大海吗?这同样让我失望。

小河悠悠,既没有桥,也没有渡,大家涉水过河,这让我有点高兴。因为涉水过河是一件相当惬意的事。当然冬天另当别论。

冬天来了,小桥突然浮出水面。好个简陋的桥——那是在河床上垒起两堆石块做桥墩,桥墩之间各用三根小松木相连而成的九木桥。初次走在小桥上,有如涉险,小心翼翼,生怕掉了下去。但只要大胆地跨上去,却又如履平地。原来过桥,需要的是心态。

我问父亲为什么不让大家长年

都有桥过,非得在春夏之交就把它拆除了呢?

父亲说:我们这里是多雨地区,春夏之交,河道经常涨水,河水漫上来,小松木就漂走了,有桥如同没桥一样。不如干脆拆了,以免浪费木头。

我说可以用钢绳把桥梁拴在桥墩上,那样就漂不走了,一劳永逸。

父亲说那样更糟,山洪一来,桥梁就会拖住桥墩一起被冲走,桥墩毁了,麻烦更大。

我无话可说,只是觉得虽是春夏相交的季节,涉水过河,多少还是有些寒冷的。

父亲好像看穿了我,说:连一个河水都不敢涉足的人叫什么农村人呢!更算不上汉子的!父亲说这句话时一副倔强和傲慢的样子,好像他的儿子不配作一个农村人,应该送到城里去。

但第二天,在这条让我看不起的小河上,桥梁重新架起,虽然这时已经进入春夏之交了,并且按照我的想法,把桥梁牢牢地拴在桥墩上。我带着胜利者的喜悦,大步从桥上跨过,春水映出我的满腔自豪。

一场山洪毁掉了小桥,桥梁被